

空山无人,水流花开

□ 墨凉

农历腊月初七,我就在单位请了假,去乡下老家过年。到家的第二天,去县城置办过年前春节所需的物资,顺道接下班的弟弟。傍晚,车一出县城,天上却飘起了雪花,越下越大,像极了大片的鹅毛,飞扬扬扬。不多时,路面上已经积上了几寸厚的雪,车越开越慢,一刻那我终于明白了为何要用鹅毛来形容雪花的缘由了。虽然对于雪并不陌生,但这个明白似乎来的确实有点晚。

我的每个年都是在乡下老家过的,那是个四面环山,山清水秀,清新迷人,气温比县城低3-5度的偏僻小山村,全村现有农户30余户,农民年人均收入1200元左右。在这个现代化气息稀薄的地方,难能可贵地保留着一个淳朴的“桃花源”世界。我的印象,在“桃花源”里,像城区的朋友所经历的2008年那样大雪纷飞的日子其实并不少,以至于让我坚持把过年与雪必然联系在一起。没有飘雪的日子,就不能算是冬季;不下雪的春节,就没有过年的味道。

2012年的春节,一如往年,在鞭炮声中早早地醒来,我懒洋洋地起床,然后习惯性地趴在窗台眺一眼小窗外面的热闹世界。那情形就像是一个懵懂孩童,躲在隐蔽的地方欣喜地偷窥着外边的生机勃勃,饶有兴趣起来,一股子的兴奋。哗的一声,推开小木门,已见屋顶和村道上积满了白雪,屋檐上挂满了长长短短的冻棱角,咫尺之间山峰上的那抹白色,俨然一个雪之王国。咣当一下,一束光芒迷了我的视线,那是太阳光线直射在白雪上的反射光,格外刺眼。

大年初五,太阳已经为人们送上了新年的祝福,村道上只有零星的一些冰冻,屋顶上和山峰里的雪开始融化,我置身在阳光里,呼吸着清新的空气,身体里顿时涌起暖意。我突然想起了什么,那是多年前,我还是8岁孩子的时候,在外公外婆家,那里也是一个四面环山,山清水秀的小山村。当年阳光的日子,我和芳妹推着小车,满山寻兰的那股欣喜若狂顿时浮现,趁兴致还未走远的时候,我特意招呼弟弟一起进山访兰去。我们走了约摸60分钟,到了山的背部那。

里有一条小溪道从深山里出来,蜿蜒曲折,奔流不息,老远就听到了潺潺的溪流声,流水碰撞着山石所扬起的水沫弥漫四周的生灵,日光浮在水沫与积雪上面,晕出七彩迷离的虚幻,偶尔几声空灵的鸟叫声,让人仿佛进入了一个清妙世界。

雪霜铺天盖地,树冠上厚厚的一层,虽是冬天,但深山的植株都像更茂盛了。沿着溪流而入,在水沫弥漫的青松树林中,我们发现了许多兰草。严寒中,兰的花蕾,静静地孕育和等待,在忍耐中积蓄,盈尺高的都开了柱状鹅黄色花絮;兰草的叶子,长长的,在风中摇曳,优雅而飘逸;兰花的清香,风中幽幽浮动,向四周飘散,远而不淡,近而不浓。风中一个空山无人,水流花开的景象!

弟弟连声赞好,却不禁惋惜:这样清灵的兰草,在深山僻野,叶是为谁长的,花是为谁开的,会有几个人知道而欣赏呢?

“可能这正是它的不俗之处吧。”听着风声,闻着花香,我应着它,“自然环境中,很多事物

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环境,一旦改变原有的环境,那么它也就失去了应有的灵性。”

“我想,兰草是这深山的幽物,得是天地自然的灵气,长的也是野山水畔的趣意,可能它只适合这里吧。”弟弟若有所思:“还记得小时候,我们摘的大把大把的兰花,插在杯中杯子里所散发的香气吗?看来我们那时可真是无形中毁了它们。”

谈话间,我们两袖手而退,谁也没有动手采挖。是的,兰草属于空山无人的地方,在那里,水流花开,自有它的精气、神、韵。如此想来,我们的家乡何尝不是这层境界,深山里,一处平地,几户人家,鸡犬相闻,其中往来种作,黄发垂髫,怡然自乐。还有那些悠然从大山里走出的孩子们,他们一路艰辛,一路忍耐却不停止追求梦想的脚步。

空山无人,水流花开。深谷幽兰,清芳自足,甘于寂寞;偏远山村,宁静祥和,甘于辛劳。从大山里走出去的孩子,愿兰花的品格常伴你左右,用达观、平和的心境去面对风雨人生。



春暖花开了

第 155 期

刊头摄影 / 谷源
刊头题字 / 叶竹和

春节归来

□ 信明报

传统热闹的节日转瞬即逝,曾经沐浴在亲人团聚的欢乐时光,只能在记忆中定格。接踵而来的是暂别亲人、朋友,怀揣新的希望,从四面八方收心归来,重新走向陌生而又熟悉的工作岗位,开始新一年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。

第一天上班的路上,同事间碰面,简短的分别似久别重逢的亲切,忙里偷闲,眉飞色舞地谈说着回家的感受,互问家庭的景况,献上春节的问候,走开几步,又转头挥手致意。

食堂的早餐店里,相识的员工对面而坐。年长的师傅聊起健康的父母,听话的孩子,孩子的新衣新帽、孝敬老人的礼品……给这个聚少离多的家庭注入天伦之乐;年青的员工们个个神采飞扬,一身新行头,大家多带着春节回家的短暂时间,忙着相亲、结婚或和老同学相聚。他们会不经意地翻开手机找出朋友、准新娘或老同学的照片在大家面前炫耀一番,那春风得意的样子很让人羡慕。大家吃着聊着,收获亲情、友情和爱情感给自己的那份喜悦,开怀的笑声充盈着食堂的每一个角落。

走进各自的岗位,来自领导和同事们的亲切问候:“春节好”、“回来了”……如潺潺般的温暖话语让人应接不暇。春节归来的同事间仿佛又融入了浓浓的大家庭氛围。同事们特意从老家带来的特产早已把彼此的视线吸引过去,有湖南的槟榔、四川麻肉、金华的霉干菜饼……大家迫不及待地分享着那些浓郁的地方风味食品,就像是在举办一次“家乡特产品尝会”。

春节归来欢乐未尽,转眼又到了正月十五——元宵节。元宵节那天能和家人一起赏花灯、猜灯谜、吃汤圆,唠家常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。城区的公园早就被布置的花团锦簇,各式各样的花灯,让人不禁对元宵多了许多许念。商场超市里,各种品牌汤圆让人眼花缭乱,有知名品牌的,有传统风味老字号的;在用馅料上也是种类繁多,黑芝麻的、什锦的、豆沙的、果仁的……汤圆“身”与“团”字相近,取团圆之意,象征全家团圆圆满,和睦幸福,同时也寄托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。元宵节一过,预示着这个春节过去了。

在恒逸这个大家庭里,凝聚了全体恒逸人的聪明智慧和辛勤付出,汇集了恒逸人一个共同的信仰:执著恒逸,和谐家园。春节归来,新的一年开始了,请让我们与恒逸共同成长!

希望·梦想

□ 郑金

即是一棵野草
普通,但不平凡
一直在努力生长
只为在参天大树间隙里
找到一丝阳光

即是一棵野草
坚韧,但不强硬
用自己坚韧的毅力
表达对生活的热爱

即是一棵野草
却拥有自己的魂魄
面对希望
就要努力去拼搏
只为使自己的梦想高飞

雪趣

□ 李晓红

我出生在北方,记忆中,北方冬天下雪是常事,只要天气稍微有点阴,天空中就会飘落雪花,像棉絮般的雪花片片飞散在空中,那晶莹剔透的小精灵,真的像是淘气的小孩子一样,一刻也不停歇,在每个能停留的地方,都留下它们的足迹,田野里、屋顶上、树枝间、窗台上、路旁……

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,雪花悄无声息地落下来,触手可及,而瞬间消失。行走于它们的中间,那飘飘洒洒的感觉,那雪花轻抚脸庞的情景,是那样的让人留恋,让人无法忘怀。

呼吸着雪天里清新的空气,心情无比愉悦。有时经不住会抬头迎合它们,让它们慢慢地落在脸上,一点点变成水滴,再用手轻轻地擦拭,这种感觉很美好!看着满天的落花,真的很想融入其中,与它们一样自由自在地飞舞,无拘无束地飘落。

雪天里其实最开心的就是孩子们,记忆中,北方的冬天比现在要冷得多,再加上下雪后很难在短时间内融化,似乎整个冬天都是在雪地里度过的。每当到了冬天,感觉玩耍的空间似乎大了许多,在雪地里滚雪球、打雪仗、堆雪人、在冰上打陀螺,比赛滑冰等,整个冬天都感觉不出什么寒冷。每次大雪过后,在平坦的雪地上我们总会专门划出一道道的“八字”脚印,回头看着自己雪地里留下的印迹,心里美滋滋的,甚至还要评价一番谁踩得更高、更直、更全,全然不顾脚鞋上沾满了厚厚的积雪。

火铤是用铜制作的,圆脸、大肚,形似大头娃娃。主要有盖、环、底座组成,盖部打有密密麻麻的小孔。这些孔,一来可散发热量,二来可增强氧气成分,促使火铤内火火的持续燃烧。

老匠人沙地人的火铤,主要用来取暖用的。这火铤也是新版的必备品之一。

这火铤,到了大年三十,沙地人另有一番讲究。按家每户都有备上一个隔年火铤的习惯。就是把火铤铲入火铤内,这是沙地的土话。隔年火铤,就是大年三十傍晚晚备的火种,一直到正月初一早上,保持火铤内还有充分的余火。火种越旺越好,预示着来年兴旺发达。这也是沙地人对未来的希冀与企盼,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。

在我的记忆中,母亲做任何事情,都十分认真和专注,她备隔年火铤也一样,历年只是成功,没有一次失败。她的成功秘诀,我总结有三点:一

是选择火种考究;二是引火的燃料上乘;三是备火铤加预技巧。

沙地人历来粮食紧张,柴草稀缺,一般稻草、茅草火,一般就铲出火铤中的积灰,剩下一层2公分左右的冷灰,然后垫上一层薄麻将子火,再垫上一层薄麻,铺上一层煤炭,铺上一层薄麻,再垫上一层薄麻,用火块压实,加上盖。从此,一团硬火被包裹在火铤内,火慢慢引燃填充物,在黑暗中一点一点燃透。这火种,就向新的一年跨越,新的一年希望出发。

那些没有雪过雪日的孩子们也不三个一群,两个一伙的,你拉着我,我扯着你,有的拉着另一个人的后背,大家手拉手,前面的人用力跑着另一滑,后面的人随着滑,大家开心地滑,不时发出开心的笑声,那笑声此起彼伏,一声高过一声,一浪接一浪,那也是我们孩子们快乐的游戏,也是我们童年最值得回忆的场景。

那些没有雪过雪日的孩子们也不三个一群,两个一伙的,你拉着我,我扯着你,有的拉着另一个人的后背,大家手拉手,前面的人用力跑着另一滑,后面的人随着滑,大家开心地滑,不时发出开心的笑声,那笑声此起彼伏,一声高过一声,一浪接一浪,那也是我们孩子们快乐的游戏,也是我们童年最值得回忆的场景。

备好这隔年火铤,你要它旺盛到大年初一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还要有一个很专业的“培育”过程。母亲对这个隔年火铤的利用,一般会有两种处理。一是放在被窝里取暖,二也会放在竹制的烘柜罩内,烘潮湿的衣裳,按现在的说法,叫充分利用余热,实施循环经济。

大年三十晚,母亲会在床前的脚踏板上,早早地放上一把种花刀,一般每隔两三个小时,就用一种花刀把慢慢堆积的面灰,往火铤的四周拨去,把余灰轻轻地插向火铤底部,火种一点点往上移动。这时,空气中的氧气也会随之渗入,这样就会保持火种的自燃。

离大年三十越来越近了,母亲过完年就九十高寿了。母亲告别隔年火铤,估计已经有30余年了。虽然她这些年用的是煤气灶,断了备隔年火铤的火种,但每年大年三十,她依然会提起它过往

掌握平衡,有时速度快得惊人,让旁观者着实为他捏了一把汗。

在冰上玩得过瘾后,大家还会一起动手堆个大雪人。手捧一团雪,然后轻轻地放到雪地里滚动,雪儿会不停地滚紧在上面,雪球越来越大,最后,大家一起推着雪球,直至每个人筋疲力尽。诺大的雪球将用作雪人的身体,雪人的头部还需请木料制作一番。寻找一片洁白的雪,让雪人的脸蛋更白更俏,然后用黑色的石块给雪人做一双大眼睛,找来一根胡萝卜给雪人做一个红嘴,成型后的雪人笑嘻嘻地端坐在雪中,爱美的女孩子还会给雪人的脖子上围上一条红色的围巾或给他“戴上一顶帽子”……

那个时候的寒假作业相对现在的孩子来说少很多,只记得每当放假作业很快就能完成,剩下的时间大都是在玩耍中度过的。现在的孩子压力真的很大,沉重的学业让他们缺失了很多童年的乐趣。

来南方很多年了,冬季里下大雪的情景有过几次,可还从来没有来得及去感受就已经融化了,没有了孩童时的快乐与期盼。如今,我们没有了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压力的不断增大,小时候天真烂漫聚在一起打一场雪仗,堆个雪人的快乐时光真是耐人寻味。

前几天,杭城的上空飘起了小雪花,再次点燃了我爱雪的情怀,我趁你没睡,与雪无比较近的快乐与放松,我有点冲动,看着窗外飘舞的雪花,抖擞精神,投身到其中,去体验那久违的雪趣,感受记忆里的童真。

母亲的隔年火铤

□ 郑金

备好这隔年火铤,你要它旺盛到大年初一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还要有一个很专业的“培育”过程。母亲对这个隔年火铤的利用,一般会有两种处理。一是放在被窝里取暖,二也会放在竹制的烘柜罩内,烘潮湿的衣裳,按现在的说法,叫充分利用余热,实施循环经济。

大年三十晚,母亲会在床前的脚踏板上,早早地放上一把种花刀,一般每隔两三个小时,就用一种花刀把慢慢堆积的面灰,往火铤的四周拨去,把余灰轻轻地插向火铤底部,火种一点点往上移动。这时,空气中的氧气也会随之渗入,这样就会保持火种的自燃。

离大年三十越来越近了,母亲过完年就九十高寿了。母亲告别隔年火铤,估计已经有30余年了。虽然她这些年用的是煤气灶,断了备隔年火铤的火种,但每年大年三十,她依然会提起它过往

年味

□ 张今云

今年的冬天不像冬天,也不怎么冷,道路的两旁依旧挺立着郁郁葱葱的树木,树冠上也依然布满了绿叶。但毕竟还是冬天了,冬至过后,天空总是阴沉沉闷的,不见太阳,雨儿飘下不下的,也没有下雪的预兆,只有寒冷的北风在天空、河畔、房屋和树林之间肆意回荡。

在家乡,从腊八这天开始,家家户户都开始忙着做米酒、裹粽子、做年糕……热热闹闹地置办着年货。那个浓烈的气氛啊,真是没得说。尤其是做年糕的时候,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事。年糕是“年高”的谐音,有年年登高之意,是每年都必须做的,期盼着来年五谷丰登。记得孩童时,家里做年糕那个热闹的场景,至今我记忆犹新。现在想来,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!

父亲把秋天新起的糯米和粳米按三七的比例拌匀,去河里淘净后放在米箩里沥干,大约要一天,再用机器磨成粉,就可以开始做年糕了,一般是四五户人家一起做,从晚饭后一直做到天亮。

那一天,大人们早早地吃好了晚饭,把白天洗刷干净的石臼抬进了堂屋,屋里、屋外,院子里是一片灯火通明,给洁白的糯米也蒙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泽。孩子们在雪地里兴奋地撒欢,叫着:“做年糕,做年糕”,忘乎所以地打起了雪仗,任凭雪花飘落也不遮挡,只是高兴地尖叫和欢呼,等待着香喷喷、热乎乎、软绵绵的年糕出炉。

灶膛里的柴火能燃烧起来,发出“劈劈啪啪”的响声,火苗们欢快地跳跃着,越燃越旺,映红了母亲喜悦的笑脸;铁锅里水沸腾起来了,咕嘟咕嘟上下不停地翻腾着,浓浓的蒸汽笼罩了整个屋子,带来了春天般的温暖,让人忍不住欢喜雀跃。

父亲一边敏捷地把米粉放入大大木盆,一边加入一定比例的沸开水,飞快地用孩子搅拌均匀,使米粉既能一把抓拢,又能一把散开,这俗称“打糕花”,“糕花”打好后,再把它放入蒸笼里面煮熟。这蒸可是很讲究的,首先要蒸熟的底部放一个用竹篾做的像帽子一样的“将军帽”,再在“将军帽”上盖上纱布,然后把打好的糕花倒进去,“将军帽”的功用是为了使糕花受热均匀,不至于夹生,盖上锅盖用旺火蒸十分钟左右,晶莹剔透的糕花熟了,就像一朵盛开的雪花一样引人遐思。

父亲满脸含笑端起蒸好了的年糕,小跑着把糕花倒进了石臼。

孩子们“哗啦”一声围了上来,纷纷叫嚷着:“我要吃。”

“别急,还要等一会呢。”父亲弯腰拿起蒸笼,笑眯眯地对孩子们说。

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举起了有三十多斤的木勺子,“嗨”地一声,对准石臼用力地捣了捣“捣年糕”,捣年糕是我们家乡做年糕的土话。石臼边上还有一个小伙也开始拨弄年糕,俗称“捣捣子”(捣捣子是指把沾在勺子头上的年糕及时扒下来)。这捣捣子的一定要是一个手脚灵活的人,他要紧紧地跟着年糕的节奏“捣捣子”,一边手在水桶中一浸,如蜻蜓点水一般,让水成为勺子头和年糕之间的润滑剂。就这样一捞一擦,在几个捣年糕者“嗨嗨嗨嗨”的号子里,年糕被揉得又软又糯,捣年糕者虽然只是穿着单衣,但浑身却冒着腾腾热气。这时,捣捣子的手就像战场上的指挥官一样发出命令,他用灵巧的双手接住年糕来了几个大翻身,最后“啪啪”一声,示意年糕已经揉好了。

孩子们不约而同地冲上前去:“年糕做好喽,可以吃年糕喽。”

“小家伙们,不要挤,每个人都有年糕吃的,一个一个慢慢来。”

“给,小心,别烫着。”

“好香啊!”

“比雪还要白呢,真舍不得吃啊。”

看着孩子们吃得那么香的香甜,每家的大人都流露出满足的笑容。一种叫做幸福的幸福感似漫天飘飞的雪花,绵绵密密地落在了这个寒凉的冬夜。

当雪花像棉絮一样的一日年糕被捣到事先铺了湿白布的桌子上时,马上就有两个人把它包成一个个长方形,用毛竹杠一边一个人使劲的碾压,定型成一个规整的长方体,然后揭开白布把年糕放到铺了干细草的木板上面,再用雕刻了福字的萝卜沾上红色颜料,写上这是第几块,因为第一块年糕是过年祈福要用,的,这决对不能搞错的。

洁白的雪花,映衬着红红的脸膛;洁白的年糕,点缀着红红的福字,预示着新的一年:红红火火,给寒冬的冬夜带来了好美的憧憬和向往。

如今,超市里各式各样的年糕应有尽有,原来传统的手工制作年糕工艺也被机器加工所取代,可我也找不回童年时代的乐趣和那醉人味儿了。

新年和旧年总是这样周而复始,一年又一年,时间会老去,但年年望高的心却不会变,冬去春来,希望总在前面。

郑金

也许,再过几年,我的孙子、他的玄孙,他也能听懂他太爷爷讲述关于隔年火铤的故事,但愿他的长寿百岁,能再兴致勃勃一遍又一遍地讲述他的玄孙啊,把隔年火铤用火铤故事传承下去。

母亲的隔年火铤,这是一种沙地风俗情节在涌动,这是一种人性自然的怀念,这是一种沙地文化的追忆。

博文选登
博客名称:星光灿烂
博客主人:余郑祥
博客地址: http://user.gzone.qq.com/617881254